

胸臆今古情 血汗笔生花

——《石润生剧作选》序

■陈家和

这是一部沉甸甸的剧作选。

这是一丛五彩斑斓的梨园花。

这是一出出管弦悠扬、锣鼓激越、声腔豪迈、入情入理、人物鲜活、生动感人的大戏。

这是一页页以真性情为根,用心血和汗水酿就,浸润着如陈酒般墨香的文字。

我与润生相知相识于30年前,那时我在唐山,也是个编剧,对石润生早有耳闻,结识在省里的编剧会上。他是那种爽快坦诚,初见面就会让你毫不设防,顿感亲近的人。大家都昵称他“石头”。

我们是同行,很快成了朋友,也是酒友,多年来,我俩相逢必喝,起点是俩人一瓶。我俩有个共识:身体健康却滴酒不沾的男人不可爱,这种人太爱惜自身,没有多余的热情给别人,让人亲近不得。会喝酒却从未喝醉过的人不可靠,这种人时时对外设防,不会敞开心扉,同样让人亲近不得。

文如其人!

如果你认识了解石润生,就知道他怎么会写出那么多这样的戏剧。如果你并不知道石润生是谁,在你读过了这部选集之后也会从这大小几十部剧本的字里行间感觉到他是怎样一个人。

对石头剧作的成就,本选集已有多篇评论附后,不再赘述,各位读过之后自有感悟。

石头是个自学成才,笔耕不辍,著作颇丰,获奖无数,光环耀眼,社会职务繁重,荣誉满身,戏剧界的名人。

石头是个平易近人、坦诚待人、磊落做人的常人。

石润生有三气:正气、豪气、灵气。

石润生将这三气凝聚在了他的笔端,浸润入了他的文字,才有了《老嘎爷挡车》里嫉恶如仇,带头反腐,自我警醒,维护权益的老嘎爷。才有了《西柏坡》里爱国爱党,不忘感恩,顾全大局,为修水库,舍弃故园,重建新居的柏坡人。才有了《倩魂》中正义勇敢,心地善良,鬼比人美的聂小倩。才有了《何满子》中不畏皇权,悲悯百姓,仗义执言,激昂高歌的何满子……

石润生有三懂:懂历史、懂人生、懂舞台。

懂历史,他才能把今人当古人写,写出现代人物骨子里的那种血脉流淌的根基、中华文化精髓的传承,使他的剧作有了厚重感。

懂人生,他才能把古人当今人写,用现代的思维思想去关照历史,使他的历史题材剧目总会有对主题的新发现,对古人有新感觉,也就使历史剧有了现实意义。

他能把古人今人,上至帝王将相、各级领导,下至贩夫走卒、平民百姓塑造得有血有肉,活灵活现。能使剧作家和他笔下的各色人物心灵相通,情愫相融。

懂舞台,他的剧本在舞台上立体起来的时候才会很舒服,不论大小繁简都不会让演员和观众感觉别扭。因为他搞舞美出身,所以当他构思每一场戏的情节的时候,一定会同时在脑子里有一张舞台设计图,而且一定会是准确便捷的,适于演员表演发挥、适于观众理解接受的场景。

这部剧作选是什么?

这是石润生给自己的一个回放,给亲朋的一份厚礼,给读者的一顿大餐,给事业的一个交代。

这部剧作选只是一个小结,老骥伏枥,壮心不已,更美的风景还在前面的路上,石润生还会继续耕耘,继续收获。

借用名著“茶馆”里的一句台词“咱都硬硬朗朗儿的”,花生仁还有,牙口还好,一定会越嚼越香。

正是:

满酒世间行,甘苦心自知。

选集出版日,对酒当歌时。

回首品五味,一笑且了之。

莫道夕阳晚,老树发新枝。

那时花开

开在角落里的花

■郝培会

阳台上种了大大小小十余盆花草:胖嘟嘟的玉树,各色的满天星,花朵袅娜的文殊兰……哪一盆都比那盆芦荟好看。

这盆芦荟,叶子不像玉树那么翠绿,也不像虎皮兰那么挺拔,干脆把这丑丑的东西放到角落里吧,省得总是看到它。于是它便被我丢到了阳台角落——那个最不容易看到的地方,只是偶尔给它浇点水。

今天早晨,我又去阳台观赏那些爱物,摸摸这个,看看那个。咦,那是什么,怎么像举着一只小手?仔细一看,原来是那芦荟给我送上的大大的惊喜——高高的粗壮的茎举着饱满的花苞,像是举着一面胜利的旗帜穿过遮挡物来到我眼前。那样子好像是在告诉我——它也能开出美丽的花!

我心头一颤,突然想到了班上的一个学生——那个不爱学习的小宁。上课总是玩,作业总是丢三落四,有时候还逗周围人说话。忍无可忍,我把他的座位调到了最后边的角落,单人单桌。

一次,我们课外阅读轮到他领读了。这需要提前一天准备好,第二天在全班领读的。我怕他不准备,便提前把他叫到办公室里,问:“明天该你领读,你能行吗?”我满以为他会说不行,然后扭头而去呢。没想到他想了想,小声却坚定地说:“行!”我疑惑地又问了一句:“能提前读熟?”“能,我让我妈妈跟我一起读,不认识的字让我妈妈教给我!”

听着这真诚而又带着渴望的话语,我还有什么理由不信任他!于是拍拍他的肩:“相信你!”

第二天,他站在讲台上,领读所选的内容,声音那么响亮,读得正确又流利,那声音好像在告诉我:我没有自暴自弃,我也是个爱学习的孩子!

作为老师,我们永远记住:每一个孩子都有一颗积极向上、渴望被欣赏的心!



鱼戏莲叶间

赵倩作

花开诗旅

向日葵

■祝相宽

在夏日,每当看见
一片,或者一棵
盛开的向日葵

我的心都会被它照亮
都会有一种纯粹的敬意
油然而生

我总会想起——
一种正直而挺拔的腰杆
一种朴实而灿烂的表情

想起——
那些为信念坚守的人
那些天地间高擎的灯

向日葵,向日葵
你仁心里的金子
足够我品味一生

念念不忘

那年那雨

■崔治营

那年的那雨,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那年应是1976年,具体哪一天我记不清了,一来当时家里没有日历,二来当时我还小,也不知道根据日历记日子。我只记得那场雨是在夏秋之际下起来的,下了好长好长的时间,任凭人们怎么向上天祈求,那雨就跟钟表拧紧了发条似的,就是不停下来。

雨不停下来,村里的大部分人家都遭了殃,且不说没有干柴烧火做饭,也不提满街满院的泥水,单是房子漏雨,就将家家户户给愁坏了。当时的村子瓦房拥有率为零,街街巷巷大小胡同清一色的老檐出头式的平房,厚厚的高梁杆房顶上泥了厚厚的一层泥,雨季一到,房顶上的草比地里的都旺盛。这种房不漏雨则已,要是漏了雨,雨水透过高梁杆儿,一大片一大片地往下滴水,再加上小窗户小,散不出去的潮气弄得屋里霉味很重,让人极不舒服。

当时,我家的三间老檐出头刚盖了两年,房顶上的土层还不够厚,因此早早地就漏了雨。一开始是东屋紧挨窗户的地方漏,不久外间屋大锅灶上一大片跟着漏,随后,西屋也成了沦陷区。抬眼望去,房顶裸露的高梁杆上,一行行一溜溜,尽是拉长了身子的雨滴。漏雨稍稍轻的时候,哪儿漏雨,父亲母亲就在哪儿接上盆子。后来,盆子摆满了,就用饭碗、罐子,再后来,漏遍了,摆什么也不管用了,父亲就想到了家里唯一的一块大塑料布。

“塑料布吊在炕顶上?”母亲和父亲商量。

“不行!”父亲口气坚决地说,“得盖在西屋的草垛上,那些干草要是淋湿了,油盐酱醋钱就没了。”

“盖在草垛上,人往哪里睡觉去啊?”母亲期期艾艾地望着父亲。

屋外的雨刷刷地地下得更紧了,父亲拧紧了眉头,说:“先盖上千草垛再说!”

草垛安全了,屋里漏雨更严重了,父亲锐利的目光扫了扫屋里的一切,麻利地将炕头上的几床被褥塞进北墙根站着的衣橱里,然后对母亲说:“晚上,你和俩闺女先去西邻家借宿吧。他家房子老,可能不漏雨。”

“那你爷俩呢?”母亲指着我说。

“我在西屋草垛下扒拉个地方就行,”父亲瞅了瞅我,一把将我塞进衣橱里,说,“他个头小,先在橱里将就就吧,雨早晚要停的。”

果然不出父亲所料,西邻家只有外间屋轻微漏雨,东西两间屋安全可靠,他知道我家的情况后,一点儿也没有犹豫就答应了。当晚,我们全家就化整为零,分作了三处。

夜里,我一个人躺在衣橱里,十分新奇。那个衣橱仿佛为我量身定做的小房间一般,我躺在里面软绵绵的被褥上,舒服得很。半夜里,一泡尿将我憋醒了,我想出去尿。可是屋子里黑咕隆咚的,除了满耳滴滴答答的漏雨声,什么也看不到。我实在憋不住了,就喊西屋的父亲。

父亲问:“不好好睡觉,你喊什么?”

我委屈地说:“我要撒尿!”

父亲没有立即回答我,一小会儿之后,他踩着嘎吱嘎吱的泥水来到衣橱前,摸索着抱起我来到外间屋门口,像把婴儿似的说:“尿吧,一气儿全尿干净,争取到天亮。”

待我尿完,父亲又将我放回衣橱里,我睡不着觉,翘起二郎腿,任由脑子信马由缰。一开始,我恍然看到锅盖似的天空破了很多眼儿,就像一个巨大的筛子似的,那大大小小的雨点儿就从那密密麻麻的筛子眼里漏下来。砸到的大树上,树叶牵拉下了脑袋,砸到小河里,水面上蹿起了无数的箭头,砸到我家的屋顶上,我家的屋里就乱成了一锅粥。“哎,雨啊,快停吧!”我叹了口气,屋外的雨仿佛和我斗气似的。我强迫自己闭上眼睛,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才慢慢睡去。

我一连在衣橱里住了四五个夜晚,那场雨终于停了。说来也是邪乎,自那以后,我们这儿再也没下过那么缠缠绵绵让人揪心的雨。也正是这个原因吧,我对那年的那雨刻骨铭心。那雨让我铭记了昔日的艰难,让我感受到了邻里的温情。